

JUNHUOSHANG



(英) 马丁·伍德豪斯

著

翻译小组

译

军火商

华夏出版社

军 火 商

〔英〕马丁·伍德豪斯 著

翻译小组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本西方畅销的惊险小说。作者马丁·伍德豪斯是当今英国的知名电视剧本撰稿人。他以现场感极强的笔触、浓郁的传奇色彩，描写了当代社会的一角：军火交易内幕。其间充满了勾心斗角、肉欲引诱；贪婪与凶残、阴谋与复仇。随着镜头的转换，时而亚洲、欧洲；时而美洲、非洲；上至王室贵族、巨商富豪；下至山民百姓、市井赌棍，各种生活画面奇姿异彩，令人眼界大开。

王子遭难，绝处逢生，成为军火巨商。在金钱与肉欲的世界里，他良心未泯，在与劲敌的角逐中，他智勇非凡。全书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悬念迭出，爱恨交织，读之触目惊心，不忍释卷。书中对世界战争及军事形势的看法，不无精到之处。

01/269/26

军 火 商

〔英〕马丁·伍德豪斯 著

翻译小组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22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ISBN7—80053—235—6/I·080

定价，2.25元

致 读 者

在喜马拉雅山深山老林之中，有一个小小的幽谷，离帕米尔高原不远，距查谟地区很近。这山谷是果丹王国的领地。果丹有个大军火商，名叫亚当·汗。他不仅拥有亿万资财，而且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本小说讲的就是亚当·汗的故事。作者马丁·伍德豪斯不仅虚构了这么一个王国，而且构思出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爱恨交织，血海深仇，背信弃义，玩弄权术，贪婪凶残，一幕比一幕触目惊心，扣人心弦，一个镜头比一个镜头惊险，使人悬念丛生。随着镜头的转移，小说会把你从喜马拉雅山带到美国、法国、瑞士、德国、土耳其、格林纳达、苏联和非洲。你一旦拿起这本小说，就会感到爱不释手，直到正面人物完全战胜了反面人物，你才会放心而满意地把书放下。

我们暂且不论这些精彩的情节是否真实，只说本书给人类的重要启示：密切注视日益频繁的军火生意，严防那些不负责任的军火商向第三世界出售巨型武器，因为他们的行为对当今文明世界的和平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读这本小说确实是一种愉快而有趣的生活享受和文学欣赏，更重要的是，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也就是培养机智勇敢、正直诚实、光明正大等美德的有效过程。

云南师大美籍教授 马克斯·奥本海默

引 言

太阳快落山了，中午以后山这边没见过一架敌机。

山梁俯视着前方一条河谷。战壕里的八个军人无事可做，不是无目标地乱扫一阵机枪，就是拍打成群的苍蝇，借以消磨时光。这些苍蝇只要枪声一停就蜂拥而上。近处的河床上散落着零七八碎的金属片和帆布条，这是一辆卡车的残骸。说不清卡车是属于谁的，更说不准它已经被击毁了多长时间，可一眼就看得出这是被导弹击毁的。一些尚未烧焦的部分被飓飓作响的风沙磨掉了漆面，发着白光。

干河和卡车残骸的后面有一座村庄，从山梁这边望去村庄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随着不时传来的爆炸声，只见股股红尘和道道浓烟从村庄的废墟上冲天而起。由于村庄离山梁很远，加上沙漠上的大风，爆炸对这边没有任何损害。八个军人中有一个是前线巡逻队的中尉指挥官，他从喉咙中咳出一口沙子吐在地上，对他的中士说：“我看那鬼地方不会有人，空庄一个，你说呢？”

“感谢真主，”中士回答说，“我看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咱们身后的炮兵别把炮打得太近，落到咱们头上就行啦，别的什么也不用管它。”

这些机枪手已经打了几千发子弹了。他们随意胡乱扫射，就是一个影子或一条狗也可以当成射击的目标。中尉觉得与其在战壕里无事可做，不如扫上几梭子开开心。他认为眼下的战争实际上是炮兵的战争，而他和他的士兵对那些远距前线、懒洋洋的炮兵一向抱有一种鄙视。

中尉是一个库尔德人，二十一岁，毕业于依斯法汉^①学院，获工程学学士学位。此时，他虽然有些倦意却依然非常警惕，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在掩体十五英尺以外一辆被击毁的坦克后面，存放着他们的给养和弹药：六大箱军用口粮，一百二十公升饮用水和二十五箱M60美式机枪子弹。这些子弹中十箱是按规规定拨给的，其余十五箱是中尉走后门弄到手的——他向司令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军需官进贡了一瓶加拿大威士忌，换得了一张调拨单，十五箱子弹就轻易到手了。

中尉的任务是控制和固守方圆四五百米的地面，其中最突出的地势就是河谷对岸那被打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泥墙。眼下还没有出现什么会妨碍他去完成任务的敌情。只要不被敌侦察机发现，引来村北山后敌榴弹炮的轰击，他就打算呆在战壕里原地不动，一直到换防为止。第二天拂晓就有人来换防，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阳光在层层的热浪中闪烁，折射的作用使太阳变成了扁圆形，它缓缓下落，最后消失在地平线的后面。中士和五个士兵向着麦加的方向跪拜做过晚祷之后，吃晚饭。晚饭后，中尉下了密切注视敌人的命令，然后把沙漠上使用的毛披肩披在肩上以便御寒，接着点燃了第一支香烟抽了起来，一支接

^① 依斯法汉(Isfahan), 伊朗中西部一城市。

一支地抽个不停。夜间他们毫无目的地又打了二千五百多发子弹，黎明时分返回了基地。换防的部队冲进村庄，发现村里空无一人。

在营房里，闲着没事的中尉和中士开始摆弄机枪，他们把机枪架在地上，中士把活塞从枪筒上退了下来递给中尉，中尉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活塞的一边已被油烟和火药熏成了棕黑色。他叹了一口气，顺手从衣袋里抽出一个塑料包，又从包里取出蘸有红赭石粉的棉纱团，开始缓慢又细心地擦拭起活塞来。

“干吗不填个领单另领一挺呢，中尉？”中士建议道，“不就是一张纸的事吗！”

“不，”中尉说，“我问过上面，他们说M60机枪已经没有了，要领，就发给M73，这种机枪比M60要重二十磅呢！”

“是吗？”

“而且换起枪筒来也特别费事，要比M60多花三倍的时间。我宁肯留着这一挺，再说我也用习惯了。”

“机枪又不是女人，用得着这么留恋？”中士说，“不就是一块钢铁吗？”

“或许是这样吧，”中尉说着又继续擦拭起来。

他们用的这挺机枪已有十一年的历史了，它先后出现在阿尔及尔、也门、西奈战场，目睹过那里战火的硝烟。尽管中尉对这些不十分了解，可他能看出机枪过去的主人是怎么使用它的：这些愚蠢的家伙毫无节制地连续射击，导致机枪过热，使枪膛已有些变形，活塞也难以准确吻合，虽说还没有达到卡壳的程度，可是循环射速已从每分钟五百五十发下降到四百发左右，而且由于热气透过枪筒气口渗进活塞，致使

操纵连杆和缓冲装置的性能受到影响。这一切使得中尉很是恼火，他决心非修好它不可。因此，不管中士怎么说，这几个月来他一直留着它，使用时注意保养维修，视为自己的宝贝。

中尉是这挺机枪的第五个主人，他花了四百四十美元才将它买到手。虽然这比它的实际价值要贵得多，可对中尉来说这笔投资也算不了什么。当然如果考虑到在使用过程中的开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单在中尉手里，这机枪已经射出了八万多发子弹，不过没有几发是找着目标打的。这实际上等于每分钟浪费一百美元，共计花了一万八千美元的子弹费。而这仅仅是他们八个人使用的许多机枪中的一挺。他们参加的战争，是一场除了参战双方之外对谁也毫无意义的局部战争。

从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常规武器的交易金额每年在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由政府机构控制经营，但有大约十分之一即二十五至三十亿的买卖是由私人经营的。这挺机枪就是中尉的上级从私人手中买到手的，包括弹药在内——确切地说是从一个索马里的代理商手中买到的。这个代理商是为一个叫西蒙森·巴拉德轻型武器公司服务的，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巴西的帕路哈里桑塔，连同其它二十六个股份有限公司和位于美、欧、英、远东的分公司，年经营额高达八九亿美元。而这一切都控制在一个名叫亚当·汗的私人军火商手中。

第一卷

第一章

“他们会把那笔钱给你吗？”依莱恩问。

“你是说迈罕德拉兄弟吗？不错，看来会给的。”亚当·汗答道。一张四柱卧床上面铺着锦缎床罩，亚当正平躺在床上，下身穿一条宽松的便裤，上身丝绸衬衫直敞到腰间。时值六月盛夏的一个傍晚。

“会有多少？”

“嗯，”亚当说，“让我想想。眼下他们只想试试，看来不会多到哪里去。先给两百万卢比，大约是二十五万美元。可以以后就不止这个数了。一旦尝到了甜头，他们会拿出更多钱来的。他兄弟俩手头的金额总共大约六千万美元，都打算弄出印度去。”

“谁说的？”

“霍华德。我给他钱，就是要他替我把事情办好。”

“你打算用这笔钱干什么？”依莱恩接着问。她坐在床脚对面的窗台旁边。她的身后，傍晚地中海上空的晚霞似古铜色一般，阵阵钟声穿过百叶窗飘进屋内——关闭城门的时间到了。

“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亚当说，“迈罕德拉兄弟对这也不在乎。他们只希望我明年什么时候在特立尼达把价值二十

五万美元的货物交还给他们。我想给他们买上一幢旅馆，可他们做惯了集市买卖，不会对旅馆生意感兴趣。他们肯定更喜欢摆满煤油灯和半导体的货栈。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属于我们的行道，我只不过是想给有几代交情的老朋友帮个忙罢了。我会把这笔钱交给拉姆·辛格去处理。他现在就在西班牙港，他会比我处理得好。”

依莱恩把脸从窗口转了过来，说，“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玄乎。既没有收据，又没有合同，更没有任何字据，钱锁在他们的保险柜里，他们所得到的无非是你的一句话而已。”

“我们的父辈过去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嘛。”

“我知道。”依莱恩答道。

亚当把双脚往床沿上方一抬，顺势站到地上，走向窗台。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食指在她的鼻子上轻轻一刮：“你考虑问题还是象个西方人。这么多年了，不论做什么生意，一切还是要上分类账，还得让税务员站在身后看着你做账。要知道，整个世界早已不这么办了！”

“你自己不也是个西方人吗？”依莱恩反问。

“或许可以算半个吧。”

“到镜子面前看看你自己。看上去你不象个东方骆驼商，倒象个英军下级骑兵军官。”她吻了吻他，“天生的一名英俊而出色的骑兵军官。”

“别挖苦我吧，亲爱的。你要是对我父亲这么说，他准会把你捆上木桩，靠在蚁山上让蚂蚁活活咬死你，知道吗？”

“噢，这完全可能，”她说着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身体没有接触对方，只有前胸碰擦着他的衬衫。“不过，你知道，他

不会这样做的。即使真是这么做，我也能让他改变主意。只要稍加考虑他就会觉得把我这么个美人儿白白让蚂蚁糟蹋了该是多么可惜啊。相反，他会把我抱上床去，就象你要干的一样。”

“看来你说对了。”

“那还用说！亚当，亲爱的，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太阳快落山了，我早该脱衣啦。”

亚当回到床上。有一阵他躺着凝视着上方绣花的帐顶，直到听不见她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才翻身朝右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体看着她。她站在一个光线暗淡的角落里。身后是一个栎木嵌板的衣柜，这是若干世纪以前从意大利某个教堂搬来的法衣柜，依莱恩把上衣向头顶上方一拉，静电火花在黑暗中劈啪作响，她把双臂轻轻地绕放在头上。

“从斯德哥尔摩来的人怎么样了？”依莱恩问，“他们也打算插手这笔生意吗？”

亚当高兴地大笑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除了钱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金钱能使我春心荡漾，这一点咱们结婚时你不就知道了吗！”

“那时你才刚十七岁，”亚当反驳道，“记得那时什么都会使你春心荡漾。”

“现在还是这样，不过只限于你的一切，懂吗？斯德哥尔摩来的人到底怎么样？”

“两周后的周末他们要到撒克逊别墅去，”亚当依然笑着，“我要他们拿出八千五百万英镑，他们还答应给我七千万英镑信用贷款。你问这个干啥？”

依莱恩把双臂从衣袖里退出来，“八千五百万你都要吗？还是一时冲动提出来的数字？”

“哪儿能呢。”

“我可以给你搞到这笔款子，很简单。”

“怎么个搞法？”亚当问她。她微向前倾，从墙上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的面容。镜面反射回来的余辉勾画出她的面颊，前胸和腰部线条，在桔红色的光辉中一现即逝。“唔，你再考虑一下，用不着急于回答。我承认，瑞典的银行家跟我们没有两样。不过，这决不等于说他们会因贪图享乐而丧失机敏的经营头脑。”

“谁也不会拒绝我。”依莱恩打着赤脚又回到窗前。她把一件轻柔的上衣放在手中揉成一团，顺手向床脚扔去。半侧着身把右手手指从泳式短裤正面向里滑了进去。“看见了？”她接着说，“一谈到钱我就感到兴奋。这很保险，万无一失。乐意的话可以过来亲自看看。”

“我倒乐意看到你离开那窗户！”

“为什么？”

“半个马尔他都看得见你在干什么。”

“别胡说。瓦来塔离这儿还有五英里呢，中间除了一片旷野什么也没有，或许有一两头驴罢了。”

她把手从双腿中抽了出来，跪到宽大的石窗台上观赏着窗外的景色。他们住的大厦叫荣达达里王宫——一座十六世纪建筑的杰作，原是荣获耶路撒冷圣约翰勋位的一批骑士团团长的府第，房基还可追溯到阿拉贡王朝。朝北的窗扉又高又大，俯视着麦地那的座座城垛和环形城墙。麦地那在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统治时期是马尔他的首都，大厦的下面是城

堡，再垂直向下可以看到在余辉中闪烁的片片瓜地和有着圆形屋顶的座座村庄。

依莱恩从窗台上下来，绕了个圈走到床边轻柔地说，“看，这儿多美呀！明天你去美国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比起撒克逊别墅你更喜欢这儿，是吗？”亚当问她。

“是的。不，我也说不准。夏天，英国的确也很美，但在这儿我可以无忧无虑。你在我身边，我使你快乐。”她紧靠他坐到床上，说着把他的衬衣从腰间解开，“来吧！你得承认我是你最好的一笔买卖。躺着别动，让我给你脱衣，知道吗？我要为你献出一切，什么都给你。况且我又这么美，是吗？”

“是的，很美。”

“比你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美，对吗？”

“美得多。”

“你兴奋吗？”

“这正是你所希望的，难道不是吗！”

“哦，看得出，你的确很兴奋。你要我怎么样？任何想要的东西你都可以得到，我的整个身体都是你的，这你是知道的，都是你的，要不我干吗在这儿。”她把头枕在他的颈肩之间，长长的秀发披撒在他结实的臂膀上。“把手放到下边，放到大腿中间，好，这就对了，告诉我，亚当，你要什么？”

亚当用右手抚摸着她的鬓角，“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再决定行吗？”

“当然行。想考虑多久就考虑多久。不用着急，咱们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哪。明天你真的要去美国吗？”

“恐怕得去才行。”

“真该死，我还一直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而派霍华德去

呢。”依莱恩叹了一口气，沉默片刻接着说，“你看，我想起一件事，这事儿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你认识那个南美美人吗？”

“哪个南美美人？”

“我想他是个委内瑞拉人，叫雷蒙德。全名是雷蒙德·罗卡吧？记得在巴黎咱们出席的新年除夕晚会吗？他也在那儿。他把我推到一个角落里，你猜他跟我说什么来着？他想让我在他拍的片子里扮演个角色。”

亚当的头挪动了一下，身子也紧缩了一下，简短地问：“叫你干什么？跟他胡来吗？”

“何必发火呢？把手放回去，没有那么严重。我是说，事实上他也没有直接说要我干什么，不过是泛泛地邀请而已。他说，许多世界知名导演都在为他兼职干活。还有人说，他不论碰到哪个女人都要提出这种邀请，问别人愿不愿干，没准有的就答应了。你别说，他还真有那么点颓废派的魅力呢！”

亚当坐起身来向她靠去，“听我的话，我讨厌雷蒙德·罗卡，特别讨厌鸡尾酒会上他那喋喋不休的唠叨劲。哪天要是叫我撞见他再打你的主意，我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让他不得不用钢丝把下巴缝上几处，只能用麦秆吸食了事。这杂种是个危险人物。不是说我反对你接触危险人物，跟我打交道的人半数也都很危险。我反感的是，雷蒙德这家伙是一个下流无耻、令人作呕的危险坏蛋，明白吗？”

“真对不起，”依莱恩说，“我只不过是想让你激动一下罢了。”

“根本就用不着。”

“我爱你。”

“我知道。”他微笑着吻了吻她。“我是说雷蒙德可不是咱

们用来谈笑开心的那号人，对吗？”

加拉加斯，一间不大的公寓，摆设着不多的几件家具。昏暗中坐着两个人，周围烟雾腾腾，每人手里一个酒杯，里面是半杯昂贵的麦芽威士忌。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雷蒙德·罗卡，另一个是当天早上乘专机从里约热内卢专程到此与雷蒙德会面的。

一台电影放映机在两人中间转动着，发出呼呼的声响，一道角形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条窄长的光棱柱体。前面，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屏幕上一个体形纤瘦，装有硅橡胶充气假乳房的裸体姑娘张着大嘴，象是在叫喊，姑娘的双腕紧捆，高吊在门框上侧的一对铁钩上。另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年纪较大，手里拿着一根拴狗的链条抽打着这个年轻的姑娘。

“质量是差点，”雷蒙德·罗卡说，“不过这是为下层市民拍的，目前她的影片还拍得不多，就只这么点儿。上次在巴黎，你流露出对这姑娘饶有兴趣，想必你或许想再看她一眼吧。”

“叫什么名字？”里约热内卢来的人问。

“记不起来啦，只知道是加拉加斯一家妓院里的女人。”

“身材倒挺不错，”里约来的人说。“除了那对乳房，几乎是一副骨架，是吗？”

银幕上出现了另一个场景。纤瘦的姑娘趴在床上，那个年岁较大的女人骑在她的身上，拴狗的链条套着她的脖子，姑娘的头在那个女人的双膝间左右摆动。

“你打算要她吗？”雷蒙德问。

“嗯，”里约来的人沉思地哼了一声。

“你喜欢什么我们早已有所闻了。”

“当然，当然，不过能搞到手吗？”

“能。”

“我是说，永久性的？”

“那当然，要多久就多久。不过我得直言相告，近来她可变得有点叫人受不了，所以我想到了你。当然依旧是一桩上等好货，相对来说也还干净，不过你得在她身上略施手段，叫她知道点厉害才行。”

里约来的人朝屏幕点了点头，“比上面的手段还要强硬，是吗？”说着大笑起来。

“那上面多半是装的。我是说，让她真的尝尝皮肉之苦是啥味道，也未尝没有道理。”

“嗯，倒是个迷人的女人，”里约来的人捻熄了雪茄，“不过，要是真把她搞走，不会有人追究吗？”

“家庭的追究还是警方的追究？”雷蒙德问，“我看，不会追究，谁也不会追究。”

“这么说，咱们可以拍板成交啦。你打算要多少钱，开个价吧！”

“钱？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她归你啦，送给你的。”

里约来的人认真看了对方一眼。片子放完了，片尾在机子上啪啪作响，片子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

“请原谅，”里约来的人说，“我这个人一向不愿无功受禄，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只是受惠于人又不知怎么报答会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到底要我为你干点啥，雷蒙德？”

“哦！对不起，”雷蒙德说，“我忘了你是个不喜欢纠缠的人。不过，眼下，我什么也不需要，以后嘛，可以随时给我

提供点信息就行啦。”

“还是说具体点吧！象你说的，我喜欢坦率，说不定我会非常乐意为你效劳。”

雷蒙德递给他一支雪茄，把屋里的灯全开了，“我查过档案，知道你跟西非共和国总统哈蒙·恩成加将军的军事顾问有所接触，是吗？”

“是的。”

“众所周知，恩成加将军一直在大量购买轻型武器，多半是自动步枪、手榴弹或其他步兵武器，这些东西我并不感兴趣。”略微停了一下，雷蒙德接着说：“事实上，这其中有的就是从我的同伴手中买的。不过，听说恩成加将军近来有意购买中程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有翼导弹。看来这更有诱惑力，赚钱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在我看来他似乎有点想入非非，而且肯定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俄国人拒绝跟他合作了。”里约来的人说。

“是吗？俄国人这么做是明智的。”雷蒙德把片子重装上机倒回到原来的卷轴上。“真要是这样，如果他想跟谁做导弹生意的话，我倒很想头一个知道这条消息。”

“从我这儿？”

“当然啦！”

“这样一来，你可就捷足先登啦，是吗？亲爱的雷蒙德先生，我原来竟没想到你还做导弹生意！”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的梦想变成现实而已。”雷蒙德把胶片卷轴取下拿到一边，“当然，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无非是泄露了一点儿机密。怎么样，还是把她带走吧！下几个月里随时给我挂个电话就行啦。咱们可以给她打上一针，叫她一声